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48 ·

文化・教育・體育類

新聞學刊全集
新聞學名論集

黃天鵬編
黃天鵬編

上海書店

據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版影印

新聞學名論集目錄

再版題記.....編者

新聞運動之迴顧.....黃天鵬

新聞概說.....潘公展

新聞學講話.....徐寶璣

新聞事業之將來(島谷亮輔原著).....祈伯文

中國新聞學不發達之原因及其事業之要點.....邵飄萍

一個代表通信社.....戈公振

新聞述輯概要.....蔣震泉

新聞職業化與科學化.....吳貫因

中國新聞事業.....黃天鵬

特殊新聞與趣味新聞.....潘公展

治報經驗談(華倫原著)	孫恩霖
新聞與人生興味	趙君豪
新聞編輯法	潘公弼
報館剪報室之研究	戈公振
日本新聞事業之分野	黃天鵬
新聞記者之觀點	潘公展
新聞事業之改善(島谷亮輔原著)	祈伯文
報紙評論之分類	徐霄漢
報壇逸話弁言	趙叔雍
新聞論略	丁叔良
新聞社營業之我見	汪競英
輿論	亦樂
訪問的談話	潘公展

南洋華僑報業

黃天鵬

新聞所有權

戈公振

附錄

國際報界專家會議議決案

(一)

國際報界專家會議時之報告書

(二)

再版題記

昨歲行出國門，走別良友靜廬，其時君方創辦聯合書店，以新聞記者而主持文化事業，其對於新聞學術之倡導，固其夙願宏圖；予與君聲氣相應，因為選輯時人論著，彙為一編，題曰「新聞論集」，歸店發行，適於行期，倉卒輯定，體例編製，殊多不當也。

孟冬日京小駐，書已出版，易名「新聞學名論集」，翻讀一過，編輯印刷，了無當意，心滋慚愧，而不意竟風行遐邇，數月間而初版告罄，再收即將印行。茲乘春假之暇，重加選輯釐訂，增刪如千篇，俾名實相符；即印刷方面，亦力謀精美，庶可稍臻完善，略補前憾於萬一耳。

我國談新聞學者，約分英美日三派，英美兩式新聞紙之迥異，世人所共知，無待煩言；而新聞學術之研究，英實不如美之發達，特以新聞王北巖府上之偉業與遺譯，其影響于新聞界者至深，隱然為英國式新聞學之宗師，報館營業方面之人才，其寢寢于北巖與英式之理

論，在字裏行間亦可覆按也。美式以米梭利大學爲重鎮，威廉博士實主持之，國人自新大陸專攻斯學歸來者有徒，今日以報學名于時者是也。日本式原仿自歐美，而棄短取長，獨成一宗。以鄰境故，與我國新聞界之姻緣特深，其勢力亦較鉅，近世專著多借材日籍，其明證也。然主派之利弊，正未易言，我人本爲學術而學術之精神，殊不必劃地自限，而用總合之研究，拮東西洋之精華，淘國情民俗以共冶，而造成一種新的新聞學術，乃我人今後應有之天職。

以今日國人對新聞學術研究之興味觀之，實有長足之進步，十年前吾人談新聞學，國人尙有新聞亦有一學一乎之問，今則不惟共曉其成爲專門之學術，且羣起而研究之，大學且添設專科或講座矣。四五年前予創辦「新聞學刊」時，銷數不逾千，今「報學雜誌」銷數則已增數倍矣。以此證之，新聞學術之昌明，正方興未艾也。

予意今日頗有設一「新聞學研究所」之必要，聚全國之英才，以事倡導發揚，造成一新聞學術之首府，必更有驚人之進步可觀。私擬歸國後，重興舊業，併「新聞學刊」與「報學雜誌」而爲「新聞學報」，按日刊行，而月增一冊專號，或較可有大造於新聞界者。惟精力

不從心，國內擾攘方亟，姑此此志，與同仁期於來日而已。

此書與「新聞學論文集」，原爲前後編，此外尚有「新聞學刊全集」「報學雜誌全集」，近人所作，略盡於此。承海上故人蕭楷若（朗如），外交部吳天放先生，襄助督勵，併謝於此。

一九三〇年五月編者序於東京新聞社

新聞運動之廻顧

黃天驥

——新聞學名論集代序——

新聞之成爲一種專門學術，乃近百平事；若在我國，則僅數十年耳。有清光緒二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刊行「新聞學」一書，爲我國人知有新聞學之始，原書爲日人松本君平所著；一名「新聞事業」，顧其時新聞紙尙在草創時代，新聞學自不爲社會所重視，因茲弗能暢行遐邇，不久遂告絕版，然新聞學已肇其端矣。

光宣之間，國難日殷，有志人士奮起，新聞界人才盛極一時；梁任公氏以一代宗師，舍政從事文字生涯，新聞記者之聲價頓增萬倍，梁氏於新聞學頗有心得，飲冰室文集數見論報之作。同時報章雜誌，亦有探討新聞之篇，此十數年間可謂新聞運動之醞釀時期，而梁氏實此運動之開山祖也。

改元後二年，廣學會刊行「實用新聞學」，原書係出美人休曼手筆，史青繡譯，出版後

銷行頗佳，國人對於日式新聞學之外，復認一美式之新聞方式，漸引起世人研究之興趣，時人研討或介紹文章，乃數見不鮮。役新聞業者，外感社會需求之殷，內慚本身組織之陋，不能不謀改良增進之策，而新聞學遂應而興。

殆民國七年蔡元培氏長北京大學，首設新聞學研究會，延聘新自美歸之徐寶璜氏主持其事，而新聞運動於是萌芽。徐氏復著「新聞學大意」。以詔示世人，俾學者有所適從。越年而五四運動勃興，國內思潮澎湃，世界嶄新學術，如狂風怒潮奔至紛來，新聞學至是已佔有相當之位置。既而邵振青氏「新聞學總論」，任白濤氏「應用新聞學」，戈公振氏「中國報學史」諸書陸續問世，各種刊物亦延專家著論，斯學之昌，遂有一日千里之勢。

自五四運動後，各大學計劃中之新聞學系先後開辦，選修學生，頗形踴躍，各校稍有規模之設備。北京平民大學燕京大學上海國民大學光華大學各校新聞學系尤負盛名。世界新聞鉅子如泰晤士報主人北巖爵士，蜜梭利大學新聞學院長威廉博士等接踵來遊，於新聞學亦極力倡導。各地且設新聞講座，以資宣傳，更有赴海外專治斯學者。國人對新聞學之興趣日隆，於斯可知。故時人稱為啟蒙時期焉。

民國十六年一月。黃天鵬張一葦諸氏創立「北京新聞學會」以研究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爲宗旨，刊行「新聞學刊」，爲我國破天荒唯一出版物，巍然爲新聞運動之中心，匪特從事新聞者及有志新聞者所必讀，而一般人亦人手一編，其影響之大，收効之宏，爲前此所未有；而新聞運動入一新時代。

越二年新聞學刊旋擴大改組「報學雜誌」，於研究新聞之外，並及于經營管理廣告印刷，與其他有關係報之科學，皆爲相當之檢討，而新聞運動，爾益聲光浩大。此新時代飛突梯進，新聞學史必開一燦爛之新記錄，我人且拭目以觀之。

新史氏曰：二三十年來之新聞運動，自胚胎時期而醞釀時期而萌芽時期而啟蒙時期以至今日之光明時期，統計專書不下二十冊，論文約二百餘篇，其進展之過程，固有蛛絲馬跡可尋，獲一樞紐之印象，而論著散文報章新誌，日就散佚湮沒，其中不乏可存之作，殊負前賢之修，爰應同文之求，粗就行篋所積，選輯「新聞學論文集」，以歸光華書局印行，初成一帙，遺珠甚夥，舊京所藏及近人之作，未及與錄。今復應聯合書店

之請，又輯「新聞學名論集」一書，以供世之留心斯學者之參考。編纂既成，並述新聞運動過程如此。己巳秋日嶺南黃天鵬序於上海申報館編輯部。

新聞概說

潘公展

現在是訪員的時代，新聞的時代，而不是意見的時代。我們所恃以影響於公衆的，是靠着貢獻事實；而搜集和貢獻，却是訪員的工作。關於新聞有兩種理想：第一要使新聞完全沒有色彩，絕對的真實；第二要用最好的態度，來保存我們的民主主義於永久。假使世界上果有絕對的真實，則第一種理想是完全對的，當戲談時，柏電脫Plate問道，什麼是真實，他這一問，已經把現代新聞紙的永久問題說出來了。我們現在是好所能幹的是跟着第二個理想，這是從最廣大的，最合於人性的，最有興味的觀點觀察那真實究竟是什麼而指示出來。

——衛爾歐文氏 Will Bruin 在密蘇里大學 (University of Missouri) 演講詞的一節。

一，發端

現在我們研究新聞學，第一所感覺到的，就是中國報紙上的新聞，可以供我們取為模範的，是十分稀少。往往不能不問或採取東西，報紙的材料供我們的探討，雖則可以說中國新

聞事業，還在幼稚時代，但覺得難以爲情。即就上海而論，號爲全國的輿論中心，俱大的日報，不滿十種，間有一二種資格已老的日報，銷數達到五萬以至十萬，營業發達，財力充裕。可是，就他們的能幹方法而論，固然陳陳相因，就他們所雇的訪員而論，也何嘗出人头地。打開本埠新聞一看，還不是幾家千篇一律，這些地方，實在令我們不敢恭維。至於其他厄於經濟的報紙，資格不老，銷數不暢，縱有計劃，也往往苦於窒碍難行。而況又都是沒有計劃居多，如此依樣葫蘆，得過且過的辦報紙，可料辦一輩子也辦不出一種好報的。

還有一層，中國現在的新聞記者包括編輯和訪員來說，還脫不了無聊文人的時代。他們中間以新聞事業爲終身事業的，固然很少。而他們的作品，要求其合乎新聞原理，更是不可多得。他們的大多數，本來未嘗研究所謂新聞學，即今後亦何嘗肯虛心探討，他們的閒暇時間，寧可呼朋引類，稍耗到無益的事情上去，不願再於服務之餘，再去精研或涉獵某種學問，某種知識，對於新聞學，更以爲我們現在已經做了新聞記者，何勞再事研究。編輯員們，姑撇開不論，但看現在各報所聘用的本外埠訪員，他們所採訪新聞，和寫作新聞，有幾個能恰盡其責任的。就令他們所採訪的新聞，都是真實可靠，但他們交到報館的新聞稿件，

不合意的居多，編輯要改，苦於沒有許多時間，不改作而照原文登載，又天然沒有精采。中國報紙上的新聞，所以很少能取爲我們研究新聞學的人作模範的此其一因。而我們現在研究新聞學，所以先要注重採訪法和製稿法，像備養成將來多數良好的訪員，也就是爲此。

我現在所要講的，不過籠統的新聞學總編，也不是泛論新聞學的編輯法，却只就編輯法中製稿一部分講的，換言之，我是講那訪員採訪了事實以後，怎樣把他所採訪的事實寫成一篇新聞的方法，和那編輯收到訪稿以後，怎樣改修，使報上登出來的新聞，都合乎新聞學原理的方法。但是希望訪員和編輯都能够製出良好的新聞，不能不先把什麼是新聞這一個觀念，定一定明白，因爲必先對於新聞的意義，有明瞭的了解，所講所訪的，方能恰合分寸。

二，新聞的定義

新聞的定義，是很難說的，從表面上看，好像新發生的事情，都是新聞。但天下新發生的事情，每時每刻，何止千萬，訪員豈能盡訪，豈能盡載，即能盡訪盡載，又豈人人所要談？中國人往往誤解，以爲報紙有聞必錄，這是盡其天職；西洋人也往誤解，以爲凡是送到報館裏的礮米機器上去的，都是穀。其實訪員和編輯，最難的工作，就是要從這許多新發生

的事情中，披沙揀金，去選出真正新聞的材料。天才的新聞家自然或許取去得當，却是凡庸的人，要寫出好新聞，究不能不先嚴格地認清新聞的定義。

美國曾有一種雜誌，徵求十位報館主筆，關於新聞定義的意見，彼此不同，他們說：

(一)讀者所要知道的事情，都是新聞。

(二)凡人人所感覺有興味的時候，都是新聞。

(三)不傷良好趣味不犯毀法律，而又為讀者所要知道的事情，都是新聞。

(四)凡人人所願談論的事情，都是新聞，愈能引起議論時，則價值愈大。

(五)各種所發生的事情發見，和讀者關係或讀者於所感有興味的；作正確而迅速的報告，都是新聞。

(六)凡關於公正福利的事情，以及某種活動意見，個人所為等等，足以引起個人興味，而足以啟發指導的都是新聞。

(七)種種經過的事情，以及事情的默示和結果，都是新聞。

(八)凡對於人類生活和幸福發生影響的事情或觀念，記出綱領的事實，都是新聞。